



我們的血汗  
已灑落到民間  
我們的痕跡  
還留存這紙上

常熟縣立第二民衆教育館出版



# 一得記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民教館勸防腦膜炎  | 老太婆大說生死數  |
| 第二回 | 紀念週公同演說   | 鄉教師有志讀書   |
| 第三回 | 誤刊期稿入縣政府  | 遷地點驚動大義橋  |
| 第四回 | 李夢村首犯衆怒   | 袁館長再發傳單   |
| 第五回 | 發標語舞空形似蝶  | 看龍船遊客密如蛆  |
| 第六回 | 抬出大帽子振振有詞 | 滑跑回頭路綿綿細雨 |
| 第七回 | 遷館址明令已到   | 演京戲佈告無效   |
| 第八回 | 一專員負責綦重   | 兩石鎖不翼而飛   |
| 第九回 | 大宣傳民衆駭異   | 量水道鄉人驚慌   |
| 第十回 | 衛生運動像煞有介事 | 捉孩宣傳真是無稽事 |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借書客來來一多堆  | 宣傳品畫畫幾大幅  |
| 第十二回 | 濛雨幾陣戲場難久留 | 霹靂一聲城隍長閉戶 |
| 第十三回 | 鄉鎮地方處處置標語 | 體育場上天天賽籃球 |
| 第十四回 | 例購圖書各界兼顧  | 表填工作有事難詳  |
| 第十五回 | 大家出發宣傳慘案  | 廣羅羣籍編輯新書  |
| 第十六回 | 民衆學校搬回上課  | 設施計劃擬訂成功  |
| 第十七回 | 進暑校館長難分身  | 看壁報學生多疑問  |
| 第十八回 | 算算看一筆大帳目  | 團團坐幾句畢業詞  |
| 第十九回 | 各項經費奉令結束  | 出借圖書發函催還  |
| 第二十回 | 週報停刊期逢雙十  | 馥森攔筆記成一得  |

## 序 言

這篇「得記」，內容是平凡的，外形是陳舊的，在民衆週報上按期發表，已覺是「有玷篇幅」了。現在又把他搜集起來，發行專冊，却是爲何呢？關於這一點，不能不在這卷首，略加說明：

一•我們這篇小記，雖具有章回小說的舊面目，然而總可算在文藝作品的範圍以內。既然是文藝了，那末對於採取的式樣；應用的技巧；和描寫的手法，都應該揀選最新式的，最合時代潮流的，以增高鑑賞者的興味；和滿足鑑賞者的慾望。而竟舍此不圖，反沿襲着舊小說的套語，什麼「話說」，什麼「下回分解」的甜俗濫調？不真是「豈有此理」嗎？對於這點，作者已經在民衆週報上發表過一些意見了。

他說：『這篇「得記」，是爲「民衆週報」作的，這張「民衆週報」是給民衆們看的；尤其是識字不多的民衆們！他們看慣了的「岳傳」「水滸傳」「三國演義」「七俠五義」之類的東西，想迎合他們的胃口，所以不得不沿襲了章回小說的套語。比如他們天天同那穿馬褂長袍或短衫赤足的人，在一堆居慣的，玩慣的！我們也不妨穿起他們同樣的衣服來，去同他們接近。要是不然的話，你看上西裝，拿上司的克，沒有走到民

衆裡，他們已高呼「假洋子」而闐然走散了！」

作者上面的一段聲明，就是說外形的陳舊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，想增高鑑賞者的興味；和滿足鑑賞者的慾望，其目的是相同的。

二．我們這篇小記，雖可算入文藝作品之內，但所寫的內容，完全是工作的實況。也可算是一本工作報告的冊子。

我們平常有一點感想，覺得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，各級的機關團體，都有工作報告冊的印行，互相交換，每一機關，在一個月內常接到這種報告冊十數本至數十本不等，雖然頁數厚到一寸以上，封面印得異常鮮美，而一翻他的內容，多是係極枯燥毫無興味的材料，能看完一頁或一篇的人，確是很少，這種報告冊的効用，能有若何？無怪人要說「徒勞手民」了。

我們這民教館，也應當有工作報告的。所以除按月依照上級機關規定的表式，呈報工作以外，並且擇可記之點，純用寫實的手法，按着週報發行的週期，陸續的作成這篇小記。因此，這篇小記，可以代表一學期內的工作報告冊，所以在這學期終了時，把他印成專冊，一面表示結束，一面向外報告。當然不是多事的。

三。我們這篇小記，既然說他可以代表工作報告的冊子，那末又有幾點，不得不附帶的聲明一下了；

甲。爲便利描寫計，只能在每期工作以後，擇取一件或兩件重要的事項，作爲描寫的對象。其實，這一週內所做工作，當然不止這一二項，真所謂「舉一漏百」在所不免了。

乙。爲避免重複計，對於已經描寫過的某項工作，以後未便再來敘述，因爲這篇記雖然分回，究竟是一個長篇作品，一事數見，自生重複之弊，有時也只好把重要的工作，反去丟開不講。

丙。爲適合體裁計，每週作成一回，篇幅又有限制。因此，有些重大的事件，既未能夠敘述周詳，有些微小的工作，又不得不畧事鋪張，每回之中，恐不免有「取舍不合」，「詳略不稱」之處。

丁。爲減少瑣碎計，關於日常的進行工作，以及缺乏興趣的事務，只好一律捨棄。如果說他可以代表工作報告，這一點的聲明，也是不可少的。

要在卷首說明的話，瑣瑣碎碎的一齊說出來了；不能說是序，只好說是把不得不說

# 言序

---

的話，說出來而已，說得對與不對，只好讓讀者們去指導了！

吳瞿森自職於虞麓之西大義橋境。

時在民國十九年七月



# 一得記

馥森

## 第一回

民教館勸防腦膜炎  
老太婆天說生死數

話說大中華民國江蘇省，有一個常熟縣。常熟縣的西區，大義橋地方，有一所第二民衆教育館。這館裡的人員，除一天到晚，忙著應盡的職務以外；對於民衆方面的事，無一不異常關心，真可算教育民衆化了。民國十九年的那一年春天，常熟地方，時行一種瘟疫，名叫腦膜炎，得病的人，只要幾十分鐘，就要一命嗚呼了！大義橋附近，忽然也發現這種疫病，所以這民衆教育館裡人員，非常驚慌！因為這種疫症，蔓延很快，如果不先行設法預防，一定有很多人死於非命，這館裡的人，遂搜集了很多的防救方法，例如吃阿四匹靈啦，打防疫針啦，用羅卜一個橄欖三個，荸薺十個一同煎湯吃啦，寫成很多的紅紅綠綠的標語，提着洋戲，成陣似的跑到各鄉村裏去勸告民衆，預防這可怕的腦膜炎！

走到鄉裡，看見許多人家，用一個圓式竹篩子，中間畫兩條紅色，高高的掛在屋頂

，或撐在樹上，民教館的人員，個個莫名其妙，在開過洋戲之後，遂問一個年老的婦人說：『這篩子掛在高高底做什麼的？』這位老太婆，聽到他們宣傳各種方法，可以救命，已經想說話了；現在既有人問他，遂長嘆了一聲，開開他的話箱了。他說：『篩子也是防瘟神菩薩的，不過，我以為也是沒用。先生！生死是大數呀！閻王叫你三更死，不得挨命到五更，這些人做的東西，人想的法子，就能夠抗過大數嗎？先生，你們是識字明理的，當該知道這個天地上的大數罷！什麼方法，無非是人誑人，混混飯吃罷了！當真，該死的，還能夠改活嗎？』說後，這老太婆又嘆了一口長氣，表示他這重遠見卓識，沒有多少人知道她。當時民教館的人，說了許多許多的人要嚮生，病要醫，生死不一定是大數的話，這老太婆有時也點點頭，這時來聽宣傳的人，圍的很多，個個說：『不錯呀，某人家的小孩，不是腦膜炎死的嗎？有方法救命，頂好啦！』那老太婆把那沒牙齒的嘴一張，又說出很奇怪的話來了，欲知分明，且等下回罷。

## 第二回

### 紀念週公同演說 鄉教師有志讀書

話說那老太婆，又張開沒牙齒的嘴，想說很奇怪的話了。那民教館的宣傳人員，先

搶着對他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相信活人，只相信閻王，好來，你去找閻王罷，我們還有事，不能多談了。」遂匆匆的提着洋戲，回到館內。

這民教館裡辦有一只民衆學校，分兩班上課。一班是不識字的，一班是受補習教育的。這補習班的学生程度，有的是高小畢業的，有的是初中肄業的，有的雖未過學校，程度也還很好的。這天剛剛是個星期一，第一節是紀念週，當教師學員，統統到齊以後，推定一位學員做主席。這學員姓宗名錦祥，雖是一個商界中人，但是他曾做過中等學生，也做過持槍戰士的。所以他當主席，一切秩序，都還熟習。他在「主席報告」這一聲司儀之下，開始報告了，說話的聲音，不高不低，說話的態度，也很沉重。他說話的意思，概括起來，可有三種：第一是我們是來讀書的，不是來胡調的；第二是我們青年，應戒除一切不良習慣；第三是我們要認清中國的時勢，將來預備做什麼人。接着就是袁館長說，說的青年應有之努力，也很誠懇。還有位姓吳的，是鎮江人，大說其不三不四的藍青官話，聽得懂的，點點頭，聽不懂的，張着兩眼直望，忽然鈴聲響，要上第一節課了，演講方行停止。

民教館最近發行一種報紙，名叫民衆週報，在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，館長袁，親率

職員三四人，走到附近各鄉村去，一面張貼報紙，一面宣傳常識，在路上碰到些担糞的農夫，都還笑嘻嘻的喊一聲先生，並說一句『又到鄉下來』這類話，表示歡迎的意思，袁君曾戲對同人說：『我們所受民衆的歡迎，要比火車站上輪船碼頭的要人們。來得真實些罷。』有一個職員回答說：『能深入民間的，都可以受民衆的歡迎，如離開民衆，當然只有士大夫或流氓階級來恭維了；』

一路說說笑笑，走到一個很小的莊村裡，聽見有讀書的聲音，跑到門前一看，才知道是一個私塾，民教館的人員，以爲這「三家村的糊塗王」私塾先生，一定是痛恨洋學堂腳色了。那知不然，他很謙和的走了出來，談了一些話，要去五張週報。並對袁館長說：『補習班裏還招學生嗎？我很有志讀書，可惜路稍遠些，但是我總想來的。』民教館的人員，和這位塾師談話，非常奇怪，大有受寵若驚的樣子？因爲要到旁處；未及多談，遂同這位塾師告別了。

啊呀！這位塾師倒是一個有志讀書的人，可惜他姓啥叫啥？沒有問清，要知底細，再等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

#### 誤刊期稿入縣政府 遷地點驚動大義橋

話說那位有志讀書的塾師，終因路遠的關係吧，停了好幾天，民衆補習班裡，並未看見他來讀書。所以這塾師究竟姓啥名啥？當然曉不方法知道了。

民衆教育館裡，那張週報，本來每週出版的。第二期稿子，吳大主筆（報雖小，主筆多是一樣大啊！一笑。）正在編好的時候，即交庶務先生，送到印刷所去排印。同時並請託一位朋友，到星期日去校對，因為預備定每星期一出版的。到了星期日下午的四點鐘了，忽有電話，從常熟城裡打到大義橋的民教館來。接上耳朵一聽，不禁啊呀一聲，連呼糟糕。原來這朋友到印刷所去校對，印刷所奇怪的說：『稿子還未送來啊，校什麼？對什麼呢？』民衆教育館的人：聽到這種消息，好像遇見個丈二和尚，一手摩不着頭和腦！

後來把那位天天送信的朋友，請來一問，為何稿子沒有送到印刷所裡去？這位朋友睜着白眼說：『那裡有什麼稿子？』再告訴他這樣的捲子，不是那天早上把你的嗎？這位朋友忽然想起來了，不錯，捲子是有的，我當是區公所的公文了，一齊送到縣政府

裡去。

第二天，急急的派人親自到縣政府裡去問，果然不錯，還在那裡原封未動哩。再行送到印刷所去排印，刊期因此延誤了。尋根究底說一句，就是不識字之害！因為那稿子的捲子上，寫的明明白白的地點，可惜這位送信的朋友，雖然很神氣，無奈不識字，結果是誤了民衆周報的刊期，事還算小；連累收發師爺，替人家看守稿子三天，其咎很大哩！

這一所民教館，因為沒有館址，是租用人家的房子。聽說辦公處月租十五元，頂首大洋一百塊，民衆茶園算便宜，月租七元，民衆學校月租九元，頂首也是大洋一百塊。每月所出的租金，巧巧與國歷月大的日數相同。教育局裡的計劃，定這個第二民教館的事業範圍，是以整個的西區爲目的地。現在這大義橋地方，租用民房，租金既大，而且房主人還有不願繼續出租的意思。因此，教育局把這事提出局務會議討論，大家討論的結果，都以爲既然如此，不得不割愛遷移，以求館務的發展。

教育局的局務會議公決議案了，並沒有這一件在內，足見是守祕密的，不知如何？大義橋的人聽到了，一個有茶吃，有書借，有球打的機關搬走了，縱有些不忍心的

樣子。最驚慌的，是民衆補習班的學員，聽到這句話，好像晴天霹靂一樣，一個個跑到民教館來，追問情由，並問有無挽回的希望？鬧得全鎮的夫夫大小都知道了，如果用新聞記者的筆說起來，一定要加上些滿紙風雨的字樣，究竟這館址是否遷動，遷到何處去？都等下回來說罷。

#### 第四回 李夢村首犯衆怒 袁館長再發傳單

話說民衆教育館，有遷移地點的消息，該館全體職員，遂於三月廿九日，舉行第三次館務會議，討論這件重大問題，會議的結果，大家認為這個權柄，應當是教育局所操的，遷移不遷移，何日就遷移，遷移到那裏，館務會議，都不能「越俎代謀」；只好是「待令而行」。但在這個會議席上，倒議決了一個「破除迷信大宣傳」的案子，因為四月一日，這地方的民衆，居然違犯國民政府煌煌的令，硬說是「三月三日」，硬說是「上巳節」，有些什麼「燒拜香」，「報娘恩」的迷信舉動。民衆教育館，遠不如衙門，不能出什麼禁止佈告，只能擴大宣傳，以便喚起這些睡在泥菩薩懷裏的民衆！

三月三十一日，是「燒拜香」的人們所說的一個三月二日罷，這些大義橋地方，和什

廬山上的祖師廟裡，早已鬧得聲聲嘹亮，香烟飄渺了！這民衆教育館裏，有一位姓李的，名叫夢村，遂會同一位與菩薩素有仇嫌的蔣君希益，寫了很多的標語，帶了很多的傳單，率領了一位勤務，竟向這「進香」的道路，沿路貼標語，發傳單，直奔祖師廟來。

標語上有一句，「燒拜香的都是笨人」，啊呀，危險哉！這些燒香的都是識字階級呀！初中畢業的，高小畢業的學生多得很，一看這類標語，自然是怒不可遏。在這衆怒之下，李夢村真危險煞哉！好在他們都有些像「君子」，問口未曾動手，還靠些「長者」之流的土老兒，從中勸說「他們是洋人，他們不想信菩薩，隨他去罷，」我寫到這裡，忽然想起魯迅所說的一個「未莊」的假洋鬼子來了！嗚呼；民國十九年的常熟縣，難道還是當年的「未莊」嗎？「黨」在那裏？「黨化的政府」在那裏？

第二天，四月一日，也就是「燒拜香」的所說的三月三日了。李夢村君，雖然是首犯衆怒的勇士，可惜沒有餘勇可賈了，他表示不情願再去。因此這館長袁君，不能不親身出馬了。帶了些傳單標語，照舊也是一路發一路貼的向山頂走來，燒香回頭的人，在路上撞見，袁館長把傳單發到他面前，他們想不拿又像難爲情，拿呢又知道是件不

祥的東西，這時的一副面孔，就是找到畫模特兒的先生們，也畫不出。

袁館長在這入叢之中，大發傳單，有時也用極簡單的話，向他們演說，忙得汗流浹背，面紅如硃，奇怪的跟這館長一同去的，有一個吳君，他老是跟着袁館長走，沒有發一張傳單，沒有說一句話。後來有人問他，跟去做什麼？他却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了，欲知所說何話？等到下罷回。

## 第五回

### 發標語舞空形似蝶 看龍船游客密如蛆

話說那位吳君說出來的一番大道理，無非是恐怕袁館長，遭了香客們的污辱時，他可以出來做個和事老，所以跟在後頭不說一句話也不發一張傳單。啊呀吳君！你這種說法。同那些收容軍閥的說是利用他一時，投降帝國主義的說是另有作用，不是一鼻孔出氣嗎？

真奇怪！這地方的民衆，好像曉得這民教館有破除迷信的大宣傳特來爲難一樣。把人家端陽節競渡的龍船，提早在他們所說的三月十日來玩起了，所玩的這一條河，就緊在民教館的屋下，民教館的同人，固知道這些「擁護金龍」的同胞，都帶有祖宗的脾

氣，野蠻得很！但是又不能如祖師菩薩一樣，「照遠不照近」迷信的舉動，玩到面前來，反不去管牠，只得放開胆子，硬着頭皮。寫了很多的標語，如「泥塑木雕的菩薩是無靈的」，「跳龍船是笨人玩的」之類的標語，先行張貼出去，並擬好各種破除迷信的句子，用鉛字印成紅紅綠綠，五顏六色各種各樣的小標語，候這河裏的板船、龍船，汽油船都到的時候，兩岸的游人，密密層層的當兒，跑到大義橋頂上，把這紅綠小標語向空拋擲，風吹四面，忽墜落船上，忽吹入人叢，忽蕩漾水面，忽飛舞空際，好像無數的綠色小蝴蝶，飛在空中一樣，確是好看！

這時玩龍船的，也格外起勁，龍船的形狀，大家都可以想像的出，我也不來描寫。跟在這龍船後面，有許多板船，船上排着各種國術用的武器，有的在船頭打拳，有的盤鐵槓，有的玩石擔，有的舞刀揮槍舞鋼叉，不過這船頭跬步之間，的確不是「英雄用武」之地。這些船上掛的旗幟，都是全紅的多，還有些勒封舍格王字樣？龍船上也貼着那「護國紫金龍」的大字，這種情狀，如果被一個吹毛求疵專會加人罪名的人說起來那就是勒封是「保皇黨」要殺頭？紅旗是「共產黨」要槍斃！護國一定是「改組派」的「護黨救國軍」的簡稱，格外要槍斃了！

玩龍船的同胞，倒不顧忌這「犯諱」的地方，依舊玩的高興，兩岸的游人。男的女的，老年人，小孩子，擠得密不通風，站在高處望，真像糞坑裡蛆，堆在一處，蠕蠕的動，這個靠着那個的手，那個巴在這個的背上，有時一擁到這邊，一擁又到那邊，我記得梁啓超先生，曾把世界比成一個大糞坑，把人類比成蛆的，現在看來，的確有些像，我要借梁先生的兩句話，來問問這些密如蛆的游客了；「忙甚麼？所為何來？」

龍船玩到上火時分，還未收場，游人漸漸的少了，城裏下來的游客，多數是坐着汽油船，也夾在龍船裡面，來來去去，人看的有些討厭，因為這船艙是不倫不類，船上的人呢似乎出風頭。中國人眼裡，容不下出風頭的人的，因此有一只汽油船，走到橋洞，龍船一字兒擺開，不准他走，同時潑起水來，對准這汽油船上的西裝少年，一時人聲嘈雜，水聲潑刺，啊呀，鬧起事來了！怎樣好呢？要知這事的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

拾出大帽子振振有詞  
滑跑回頭路綿綿細雨

話說那划龍船的人，同汽油船鬧事，經過公安分局的局了，和幾個錢店老板，說了

幾句好話，並沒有要「買路錢」，也就放這汽油船過橋去了。自來「出風頭」的人，免不了要害「重傷風」的病，西裝少年沾幾滴楊枝水回去，也是當然的事。

民衆教育館的人，天天宣傳些什麼破除迷信，民衆方面，很覺有些討厭。但是民衆館的人，並不肯掛出「免戰牌」，還是在衆人笑罵的環境中，直往下幹，聽說四月十二日，民衆們所說的一個三月十四，離開民教館的東北方，七八里路的左右，有一個白雀寺，就在這一天，召集紅臉白臉的菩薩開會，香烟固然是非常之盛，今年並且大做京戲，表示慶賀。民教館的人，照例也去宣傳了。

走到白雀寺前，發標語，散傳單，說「大不敬」的話，這一套事剛才做完，一陣春雨來了，遂一面高呼「菩薩無靈」，一面走到「寺基上」去找飯吃。

從一路之上，一直到了一個茶館裏，有幾個人緊跟着他們，好像不懷好意似的。這幾個人並抬出一個大帽子來，半笑半罵的說：「這些破除迷信的人；他總該曉得一個蔣主席吧；蔣主席這次不是痛罵那些黨員嗎？黨員禁止人家上坟不准人家燒冥鈔紙馬，真正不成話說，簡直是胡鬧，蔣主席的話，才有道理哩！他們還叫人家破除迷信，說菩薩無靈哩，真是毛頭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！」並且還有一個像智識中人的插上一

句說，菩薩也不能說是無靈啊，中央委員戴季陶先生，有一年跳到長江裏尋死，不是菩薩化道白圈把他救活嗎？」民教館的人，聽得一唱一和的，說得振振有詞，不得不同他們分辯幾句，免得他們誤會了蔣主席說話的意思。這時的雨下得很大，他們借着躲雨，跑開去了。

民教館的人，在「寺基上」一個茶館裡，設法吃了飯，遂冒着雨由原路回頭。這一條回頭路，真正滑得來些！好像滿路都是白油，皮鞋踏上夫，就滑到旁邊，路邊的泥，又有三寸多深，一腳踏下去，啊育，拔不上來了。話說：「寸步難行」，古人說：「舉步維艱」，都是的確的實情。去的時候，天有開朗的氣象，雨傘又沒有帶齊，這時路既滑，雨又大，只好兩個人手拿手作攬抱狀，共撐一把傘，一歪一斜，一跳一落的同跳舞差不多的姿勢，一步一步的走，氣力衰些的人，落後一點。幸而還沒有中途失節，好在他們雖灰心，想變節，路旁沒有棲身之所，也只好撐扎着，高呼「努力」而前進了！

民教館的人回來以後，坐在「民衆茶園」裡吃茶休息，聽見一位朋友說：「你們回頭路雖滑、還算好哩，要是「假公濟私」的去看戲，一定要吃眼前虧，聽說那些無知愚民

，已經預備對付你們了。」真的嗎？真的，究竟這些愚民，想用啥格方法對付民教館的同人呢？下回再說罷。

### 第七回 遷館址明令已到 演京戲佈告無效

話說那些愚民，想對付民衆教育館的同人，無非等看戲時故意擁擠，預備把民教館的人，擠到爛泥裡。那知是「惡狗想咬呂洞賓」，空費了一場畜生心思。

民教館，不是早有遷移地點的消息了嗎？現在教育局，真有一道煌煌的訓令下來了，館長袁世忠，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爲今遷事，查第二民衆教育館，遷移館址一節，業經局務會議議決，根據上屆局務會議議決案，確定沙洲市北張公廟，並將合興鎮三官殿，一併收用在案。除令飭第八區教育委員，會同接收外；合行令仰該館長，迅往會同接收，並將接收情形，具報備核，此令！」袁館長接得明令，知道館址遷移，業已確定。只得將各項事務，略加整理，於四月二十日，親身前往合興鎮等地，辦理接收，因爲事關命令，不得有誤的緣故。

民教館的人，並不因地點將行遷移，工作即行鬆懈。一切事務，照常進行，在這工

作進行的時候，聽見這大義橋地方，於本月二十日起，大唱京戲，表示敬神。在此匪氛甚熾的時候，恐怕不得真果搭檯做戲吧！

有一天，吃過午飯以後，逛到歸義小學的附近，看見許多人在那裡搭戲抬，扛板抬柱，忙的不了。是真果做戲了。走到街上，看見貼的那些什麼玉神戲兩抬的黃紙條子，很多很多！

最奇怪的，有一張佈告，是十二分局廳局長出的。這佈告裡面的意思，是說：「聽說商民爲商業起見，想叫戲船上岸演劇，不過匪氛甚熾，演戲時最易藏匿匪人，妨害治安。爲特佈告禁止，倘有故違，拘拿不貸！」這些話。簡單說，這佈告是禁止做戲的，許多人都笑這些忙着搭抬的，一定是勞苦無功了。

那知到了二十日這天，紅臉白臉的菩薩，來了二十多個，在一個板房內，分左右兩派坐下，中間還有主席似的三個，面對戲抬，鑼鼓一響，唱戲了。日裏唱的不夠，晚上又唱一本，一天一天的共唱了三天三夜。最後一天，還是天公不作美，下起雨來了，抬上唱的「九更天」，麻麻席虎的二更天未到就收場，這時街上的一家茶館裏，添演了一本全武行流血劇，商團拉，警察拉，吃了不少力。結果說是打人的鄉下老，跑掉

了，還打錯兩個人。好在雖流血，並沒有見官，未曾成立什麼刑事案件？

民教館的人，私下有點心慌，這打架是何等野蠻啊？我們在戲台下觀發標語時，那些的人眼裡，都發出異樣的光，回想起來，不免有些害怕！有人說：「這堂堂的佈告，何以就沒有勁呢？」哼！現在這時代，無效的公文佈告多哩！何況這一個小小的公安分局呢？我告訴你一個原因罷，欲知原因，且等下回。

### 第八回 一專員負責綦重 兩石鎖不翼而飛

話說公文佈告不能生效的原因，大半是我國民衆，還深深底睡在那封建勢力之下，思想頑固，行動野蠻。出公文佈告的機關，如果要嚴厲執行，一定要鬧出亂子來！所以只好麻麻糊糊了。民衆教育館的新館址，自從袁館長親身出馬，接收過來並造具一個遷移和修葺的預算表，呈報教育局，請求核撥經費，以便着手修葺。教育局復面諭袁館長，對於修葺用費，頂好是找幾個工人，仔細估計一下，再行發款。袁館長回到館來，遂召集了一次館務會議，推來李夢村君爲專員，前往新館址，找工人估計修葺的工程，在李君臨行的時候，全館的人，都很鄭重地囑咐他。修葺的材料，磚啦，瓦

啦，都要有一個相當的數目；木工啦，瓦工啦，都要說定工價與工數，以便詳細的造表，呈報上峯。要曉得在我們遷移館址這件事，就等於「國家遷都」一樣，稍一不慎，就要生出枝節來。小心了，仔細了！李君，你的責任很重啊！

民教館一面辦理新館址的修葺事宜，一面對於一切的日常工作，還是照舊進行，民衆運動場，當然是開放的了。運動場上，本有四個石鎖，晚上並不收回，也從未看見這塊石鎖上，有人來石上栽葱，或咬去一塊石片。不料事有出人意料之外，忽然兩個較小的石鎖，不翼而飛了。難道來了什麼深山高僧，把這頑石說得點頭，而跟他走了嗎？這些荒謬之論，是絕對不可信的，那末，這石鎖一定是被人偷去了，這石鎖是運動的器具，也是練武功的東西，同學文章的人所用的書，差不多重要，或許中國人心理上，認為偷書是風雅賊，偷石鎖也是一個俠義賊了。這地方上的人，好看俠義小說，關於「盜御馬」，「盜九龍杯」，都是認為英雄好漢的事，這位偷石鎖的「君子」恐怕他還要自稱是英雄好漢哩！恐怕他還在學着「賈二叢的說白」，高呼着「這乃天助我成功也」哩！

不得人的同意，而取人的所有物，不論這物的大小，都是要犯刑律上的竊盜罪。民

教館的人，本想僱請公安機關，嚴予查究，務期人贓俱獲的。後來也覺到不必小題大做了，算了罷，這一點小事情。

悲壯的五月又到了，我們要怎樣表示，怎樣宣傳呢？民教館的人，爲着五月革命紀念節，正在大家商議着，究竟商議什麼辦法出來？等到下回分說。

## 第九回

### 大宣傳民衆駭異 量水道鄉人驚慌

話說民教館的人，爲着五月革命紀念節，大家商議幾點辦法：（一）文字宣傳；張貼標語，擬定傳單，另出關於五月革命紀念特刊一張。（二）口頭宣傳，分組赴鄉及各茶園民衆匯聚之處，演說。五是國際勞動節，五三是強暴蠻橫的日本，用大炮機關槍，掃射我山東濟南同胞的一天，五四是青年學生，反抗賣國的政府的運動節，五五是總理就非常總統紀念日，接連的五九國恥紀念日；民教館的人，忙得不亦樂乎！今天出去宣傳，明天出去宣傳，隔了一二日又出去宣傳。一般民衆看見他們天天的外宣傳，不免駭異起來！「先生！今天又是什麼紀念日啦？」「今天是國恥紀念日，是袁世凱想做皇帝承認日本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。」「唔！袁世凱這個名詞我們聽見過，沒有

聽見過什麼二十一條。」「二十一條的內容，總括說起來，就是日本攫取我國的山東，併吞我國的滿蒙！囊括我國沿海的港灣，搶劫我國軍警財政交通文化等等。」「唔，那末袁世凱不是中國人嗎？怎麼拿我國的權利送給日本呢？」「袁世凱是中國人，因為他是軍閥，軍閥是只顧自己利益。不管老百姓的痛苦，國家的滅亡的？」關於這一類的問答，民教館的人，是遇得很多的。

民教館除了宣傳事宜之外，還是要進行其他的工作，在五月十日的那一天，雇了兩隻船，去測量水道，從西門起，每隔一里，釘一塊木牌，上面標明里數。袁館長親自動手，高舉木棍子。噔噔的釘木牌，正在釘的當兒，一般鄉人都驚慌的奔來！「先生！請你不要釘我們田口，我們一家大小數口，專靠這幾畝田過活的！假使被你們釘了去築汽車路，我們一家數口就要餓死！先生！修福修壽！請你們不要釘在我們田口吧！」幾位鄉人哀求的說着，袁館長知道他們誤會了，乃詳細向他們說明，他們才慢慢的退去。我們每逢一處，總有許多鄉人來這樣的問。我們也總是不憚煩的詳細地這樣的告訴他們。然而鄉人為什麼總是恨築路呢？難道目前的築路，是有害於他們不成！我真不懂一般鄉人的葫蘆裡。賣的是什麼藥。

民教館的新館舍，前派李夢村君赴沙找工人估計修葺之後，覺得工價工料爲費太大，現再由袁館長會同教育局代表徐志瑞先生，以及城內的水木作，重行赴沙估計修葺，以後怎樣？且等下回分說。

### 第十回 衛生運動像煞有介事 捉孩宣傳真是無稽談

話說教育局代表徐志瑞先生，會同民衆教育館長袁世忠，帶領城裏的瓦木工匠，第二次下沙洲市，重往新館址估計工程。那知估計的結果，價目格外大些了，雖說是的係實情，並非假冒；但動用款項太巨，恐怕是非經過省廳的核准不行了！

民教館當袁館長公出之時，忽接到第十二區宋區長的一封公函，說是本月十五日，舉行衛生運動大會，上午十點鐘開會，開會後各機關人員實行大掃除。到了這天，民教館的人，當然是不敢怠慢，依時跑到區公所，那曉得不但會開不成，而一切灑掃用具，也未準備。區長說：「奉令急促，未及舉辦！」民教館的人弄得垂頭喪氣而返。隔不多時，歸義小學的員生，在區公所拿着三把掃帚幾集笑臉出來了。民教館的人，再往區公所交涉，結果是與歸義小學得了同等的待遇。遂即自己添備了些臭葯水之類的

東西，跑到了指定的大義橋西街去掃地。這時地方長官的宋區長，也出來親身灑掃了；公安分局的局丁，也有兩三個出現了。歸義小學的員生們，倒很努力，不過看不見女教員在內。這個時候，一個小小的的大義橋，掃地的隊伍，四面發動，掃的掃，灑水的灑水，除垃圾的除垃圾，七手八腳的，真正像煞有介事哉！街面的人，有的笑着，有的望着，有的忙收拾攤子上的物品，恐怕礙事。情景非常好看，空氣也非常緊張！有人說：「這種不惜身分的事，聽說是馮玉祥的同黨做內政部長的，訂出來的，現在要打倒馮玉祥及其同黨了，何以還實行這種掩人耳目的愚民政策呢。」也有人說：「衛生是頂要緊的啊！那怕就是馮玉祥所提倡的！我們也不能『以人發言』噢！」

這兩天，民衆夜校裏年幼的學生，日見減少了，是什麼原因呢？噢！知道了！也是爲着那個「某處造橋要捉小孩」的宣傳罷。這種不利兒童的謠言，在稍有常識的人們聽到，一定要啞然失笑。何以還能夠宣傳的這樣利害？累得教育局連下通令公安局忙發布告呢？不過這種謠言，一經廣佈開來，的確無法禁止，不記得十七年春天，首都造中山墓時，也有捉小孩的謠言嗎？結果是首都的小孩，都在衣服的左角上，掛一紅布條兒，上面寫着「你造中山墓，與我不相干」的句字。雖是奇形怪狀，有礙觀瞻，公安

局終究也沒法取轎啊。民教館的人，知道這民衆夜校年幼學生日少，也是因爲這種謠言，只得四出鄉村，廣加解說。痛痛快快的說這造橋捉孩的宣傳，完全是無稽之談，荒謬極了！無理極了，牛馬般的愚人，才會相信哩。

且慢，老百姓相信這宣傳，自然也有很大的理由，待我說出，自可明白，欲知詳情，且聽下回。

### 第十一回 借書客來來一多堆 宣傳品畫畫幾大幅

話說那些老百姓，相信造橋捉小孩的話是真的，所以現在個個小孩的身子，都掛上一個桃木牌子或紅布小袋，上面寫着「石橋石和尚，造橋有地方，不關小孩事，石匠自承當」的句子，他們的大理由，是說從「秦始皇」起，就有這種事情了。不看見那一萬喜良捉去造城」嗎？累得「孟姜女萬里尋夫」。叫我們不要相信的先生們！無非抱着「拿人家的兒子去當兵，自己不肉痛」的心思。說說風涼話，啊呀！破除迷信的障礙，在無形之中真多着哩！

民教館的閱書處，本來每天來借書的人數，要比閱書的人數來得多。近幾天來，格

外的多起來了。來的時候，來來一多堆。把屋子擠得黑壓壓的，或許是閱書處的地方大小，所以覺得人特別的多。民教育館的圖書部，只有一個人唱獨腳戲，借客既多，當然是忙得很利害。不過他近日調查借書種類，不覺吃了一驚！因為借去最多的書，都是些神怪和俠義小說，年幼的學生，也喜好些神怪小說的連圖如「封神榜」，「西游記」，「開天闢地」之類。這樣下去，民衆的迷信，如何可以破除呢？因此，想到民衆閱書處的讀物問題了，這真是民衆教育實際上的一個重要而急切的問題！

喚起民衆，破除迷信的唯一方法，當然還是宣傳。民教館的人，想把這「芸芸衆生」層層的封建勢力包圍之中，把他援救出來，引到現代潮流的大道上來，雖然處處都有銅牆鐵壁似的障礙，但是要想幹下去，宣傳自是最重要的一件工具。這民教館的宣傳部主任花韻聲君，他是一個長於藝術的人才，這兩天裡，一天到晚，忙着調紅塗墨，大畫宣傳掛圖。現已成功了四大幅，圖中的材料，都是關於農業的改良迷信的破除，衛生的重要等等，花君用很生動，無論畫一個人，或是一個靜物，都能栩栩欲生，維妙維肖。將來向外宣傳起來，一定可以得到些好效果罷。

這民衆教育館，不是老早開着遷移地點嗎？鬧着修葺新館舍嗎？現在何以反無聲無

臭了。是不是還預備遷移呢，這裡面的原因很多哩！要知底細，等到下回再說。

## 第十二回 濛雨幾陣戲場難久留 霹靂一聲城隍長閉戶

話說民衆教育館，因為新館址修葺費，爲數太巨，須經省方核准，方可動用，遷移一節，所以不能立即實現。

該館館長袁君，見地點既不能立即遷移，工作方面，自應繼續努力。六月三日，靠近大義橋的三里地方！俗稱小義橋，又高搭戲台，大唱京戲了，民教館的人，認爲是一個大好宣傳的機會。遂由該館的訓練部主任蔣希益君做隊長，帶了一小隊人員，檢齊週報，傳單等類的宣傳品，舉步如飛似的，趕往戲場而去。

到了小義橋，先在街上散發宣傳品，並作談話式的小演講。順便走入葛聖小學參觀，進得校門，真是「空空如也」；因為校門大開，而人影全無，大約先生們是帶領學生去看戲了。

出得校門，走到戲場，照例的散發報紙和他種東西。這時戲台上正唱的「珠簾寨」，俗名「解珠寶」。一個不滿三尺長的童子，扮着雪白鬚子的李克用，大唱譚派的調子，

可惜台下的觀客，究竟不多，或許是忙的關係吧？

民教館的宣傳隊，正想等人數較多時，開始講演的。那知事有湊巧，天公不作美，一片黑雲飛到頭頂上，浙浙瀝瀝的濛起細雨來了；一陣過去，又來一陣，雨點好像逐漸的大起來了。這民教館的人，都是戴着草帽，當然恐慌；尤其是一位姓吳的，是戴一頂二元八角的新草帽，格外心急。這時戲場的觀客，也如「鳥獸散」了。民教館的人，也覺得戲場不可以久留。遂一聲口令，「向後轉」！

民衆教育館，于六月四日上午九時，開了一個第五次館務會議，定每週星期一星期四兩日，出發報告時事，並作各種演講。將全館工作人員分成甲乙兩組，輪流擔任。六月五日，即星期四。遂照議決案實行起來，把留聲機和宣傳品，帶到茶館裡，先開留聲機，後演講，演講到老城隍廟已被封閉一事，聽的人個個驚怪起來！有的還認為不確，有的還說是不該。民教館的人，把老城隍廟爲啥要封閉？賽會爲啥要禁止？說得很詳細。不過民衆們，都覺得這事有些奇怪！好像晴天的一個霹靂似的。有人說：「城隍也是一縣之主啊！把他的門戶封閉，叫他怎樣出巡呢？恐怕人口要不太平了，」還有人說：「或許現在的人星宿大，城隍不敢同他爭，從前崑山城隍，遇見了顧亭林

，弄得長閉眼，俗云「崑山城隍有眼弗開。」那末，也作興「常熟城隍有戶常閉了！」老百姓的頭腦，免不了有些簡單，城隍廟封掉，自是破除迷信的一件痛快事，不過如不作擴大宣傳，難免不發生其他事故，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發生呢？等作者在下回說吧。

### 第十三回

#### 鄉鎮地方處處置標語 體育場上天天賽籃球

話說封閉城隍廟，如不擴大宣傳，容易發生些什麼樣的故事呢？小則民衆莫名其妙，對黨政當局發生懷疑；大則例如「鹽城慘案」，各方都遭損害。好在常熟民情，素稱純善，智識也很開通。決不致有什麼事故發生的，作者不過代抱「杞憂」罷了！

民衆教育館，自發起破除迷信大宣傳以來，大有與泥塑木雕的菩薩階級，有「漢賊不兩立」的情勢，趁這個城隍廟被封的好題目，自必要加倍的努力宣傳，宣傳的方式，除口頭演講以外，標語當然是一種必要的工具，所以這兩天，民衆館的宣傳部花主任，訓練部蔣主任，以及幾個職員人等，帶了紅藍油漆，油漆刷帚，和其他用具，跑到該館附近的一帶鄉鎮上，在通衢要道，選擇適當的地方，親自製做標語，語句很簡

要，字體美術化，都是非常醒目，在烈日之下，做着勞工的工作，汗滾滾底往下流，手裏還要忙個不停，行路的人看見，不約而同的，發出一聲「先生們！真苦啊！」

天氣漸漸的熱起來了，體育場上的運動人數，照尋常的慣例，一定要一天一天的減少，那知事實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，六月十日，六月十一日，這些日子的下午三時以後，天天有人來比賽籃球，這些比賽的大將們，以歸義小學的教員，興趣最豪，民衆教育館自當有人參加，而大義橋各界民衆們，加入的也很踴躍，每當激戰的時候，那些面白嫩而嬌弱的，靜脈顯露而清瘦的，平常步履珊珊，而斯文縹緲的，都好似變了原形了，人人爭先，個個奮勇！一時只聽見球聲，人聲，腳步聲，拍手聲，聲聲混和，直欲衝破耳鼓似的！我國這次在遠東運動會上，新遭慘敗，關心體育的人，無不爲我國體育前途擔憂！如果他們要曉得這荒僻的鄉鎮上，一個小小民衆教育館的體育場上，在這種炎熱天氣，還天天有人很激烈的比賽籃球，恐怕他們也要很高興的說一聲：「中國體育的猛進，一定有望！」

籃球比賽以後，一件大問題發生了，各人自己看看，又對旁人看看，好像是不容易解決似的，要知這個什麼問題？聽下回再行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例購圖書各界兼顧  
表填工作有事難詳

話說籃球比賽以後，突然發生的一件不容易解決的大問題，究竟是什麼呢？說出來一定叫你好笑，就是浴室問題，因為這大義橋，沒有開浴室的人家，客人回去浴室，總有許多不便，所以各人都發出躊躇的形態來，

體育場的運動人獸，除黃梅雨下起來以外，確是一天增加一天。這點倒有些叫人奇怪。圖書部借書的人。也同體育場同樣的發達，還是來來一大堆，以歸義小學裡的學生佔多數，忙得人頭昏腦悶，倒也不去管他。最感受恐慌的是位姓陳的朋友，他借書還書，都很遵守辦法。並繼續不斷的來借，半年以來，已經把舊小說這一欄的書籍，統統看完了，幾乎發生「供不應求」的現象。所好的六月分例辦的圖書，還未買到，圖書部主吳君，遂於十八日進城，添購各種圖書，舊式小說也有。文藝書籍也有，民衆讀物也有，對各界民衆所需要的圖書，確可算各界兼顧了。

民衆館，是在縣教育局直轄之下，每月工作，自當要呈報教育局，以備核査。光陰老先生，板着面孔，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五月份的日子過去了，應做的工作，也做完了

工作報告，是教育局規定的一張表格，亦當把工作情形，填在表上呈報的。但是，這就有些爲難了。表格是固定的地位，如果把所有的工作，詳詳細細的填上去，確是容納不下。要是空泛的說幾句，什麼各部照常工作，又嫌不甚切實，那末，只好擇其大者要者，摺以呈報，例做的工作，算是有事難詳了。其實呢，現在各黨政軍的各色各樣的機關裏，像教育界的人待遇清苦，實心任事，真可算難能可貴哩，聽人說從前某某市政府裡，最低待遇的錄事，每月有四五塊大洋，一個機關職員，多到幾百人，跑到辦公廳去看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都是油光光的頭髮，滴流流的眼睛，漂亮亮的衣服，香噴噴的空氣，執着筆，在紙上寫，倒是像煞有介事哉！那知科長科員們，多是拿公用的信箋，在那裏練習大字，這真不是笑話嗎？比起教育界的人來，真是苦樂不均之極了！

話說得又開頭了，帶住吧，這民教館報告工作以後，忽又一件事發生了，並且發生的很奇特，欲知底細，下次再來。

## 第十五回

大家出發宣傳慘案  
廣羅羣籍編輯新書

話說這民衆教育館，把五月份工作呈報以後，忽然發生一件事，是什麼事呢？原來第二日是六月廿三日了，六月廿三日不是沙基慘案嗎？因此，趕緊寫標語，印傳單，忙了一大陣。

到了沙基慘案紀念日，民教館的人，在上午七時，就檢齊了各項宣傳品，大家一同出發。門戶的看管，權請鐵將軍把守，出得館門，先在大義橋各茶園和衆人匯聚的地方，開始報告，說到黃眼睛，高鼻子的獸類相似的種族，帝國主義者，用步槍機關槍轟擊我國學生和工人的時候，演講的人固然很激昂，聽的人也很慍憤，後來又走到附近各鄉鎮去宣傳，不過當農忙的時期，農人們，也好像前線戰士一樣，散佈在田間，渾身泥人似的，一天到晚，沒有一刻兒休息。所以到鄉鎮上去宣傳，取效自是不大，這也是無可諱言的，等到回館時，遇到了幾個學生，他問民教館的人出去做什麼？民教館的人當然告訴他說今天是沙基慘案的紀念日了。這學生一無所知的，什麼沙基慘案？是一回什麼事？抱着很懷疑的態度，問清楚了才走開。後來聽人說：「這個學生的學校裡是從來不舉行紀念周和那些革命紀念日的儀式的。」噢！努力三民主義教育的下層工作人員，就是這個樣子嗎？這種學校裏出來的學生，就能夠趕上時代的潮

流了嗎？……………。

民教館在第五次館務會議時，議決了一個案子，就是民衆讀物編輯委員會，在本學期內，還要發行一種不定期刊物，這民教館的人，並不是外國人譏笑中國人對於事體，只有提案、討論，議決三種，議決以後就把事體丟開，那種份子，所以對於不定期刊物，再出一種的案子，遂積極的實行起來，先商議定編輯何種書籍？需要何種材料？然後遂到縣立圖書館和各地方，搜羅了很多的書籍，作爲參考。現在。經過十餘日的工夫，已把這本新書編輯成功了。總共有三萬餘言，內容非常豐富，參考書籍多到幾十種如文學大觀啦，古詩讀本啦，魯迅的華蓋集吶喊等書啦，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啦，新潮雜誌啦，曾文正公家書啦，知行書信啦，北新書局出版的各種故事啦，以及李太白，鄭板橋等人的文集啦，……………啦……………。

這新書編成以後，估計一下印刷費，至少在五十元以上，館內省不出這種巨款呀。現正在設法之中，將來想出什麼方法，把這本書印行出來，再等下回來報告。

## 第十六回

民衆學校搬回上課  
設施計劃擬訂成功

話設民教館編成一厚冊新書，這本新書定名「民衆讀的」，估計印刷費在五十元以上，這筆巨大的款子，從那裡設法呢？後來大家想出，還是在這半年來事業費之積存項下動用，在本月底或可印成，與諸君見面。這本書可供社會上一般識字不多的民衆們，及民衆學校畢業生的閱讀。

談到民衆學校，民教館原設兩隻，一隻是民衆補習學校，專收民校畢業生及高小未畢業的學生的，教室就在民教館的樓下；一隻是民衆學校，專收不識字的青年或成人來讀書的。校址原租黃家房子，後因租期已滿，乃商借歸義小學作爲校舍。現因農忙，兩班學生稀少，於是決計合併一教室上課，乃於上星期一將民衆學校搬回本館上課，好在沒有多大的動用器具，搬起來還很容易，一般學生都很起勁，將零星用具，七手八腳一齊搬了回來，濟濟一堂的上課，頓熱鬧起來了。上課的時候雖汗流不止，但師生們融洽在快樂的空氣中，在心理方面講，雖熱也不覺了！上上課，乘乘涼，到了無窮的樂趣！

袁館長近來忙過不了，太陽還沒出，他已在辦公室內搖頭執筆，寫個不停，爲的是起草十九年度民教館的設施新計劃，因教育局規定，須在七月十日以前呈報的。所以

汗雖如雨似的淌下，仍不能稍悉。袁館長擬就之後，請李夢村君幫助繕寫，李君搬了一張半桌，擺在東邊窗下，窗外樹木很多濃蔭蔽日，趙家小花園內之玉蘭，陣陣送香，拂拂的微風，一陣陣地吹來，雖在火熱的時候工作，也不覺其熱了。他寫到二十四頁，總算寫成，又請陳蓮人君幫忙油印。油印處在樓下西首，火熱似的太陽從窗中射入，煞是熱得非凡；蓮人在印的時候，頭上的汗，像珍珠的滾下，用手揩時就不免揩成青色，活像一個青面大花臉，要是不揩罷，汗流在嘴唇邊，咪咪有些鹹溜溜，正在油印的時候，他忽然一聲狂喊，樓上的同事聽了連忙下樓看他。究竟他鬧了什麼亂子？再等下回來說。

## 第十七回

### 進暑校館長難分身 看壁報學生多疑問

話說那民教館的陳蓮人，忙着油印計劃書，忽底狂喊一聲，嚇得同事們跑來問詢，究竟爲的何事？蓮人說已印完了，所以狂喊一聲，表示成功的愉快，人笑他大驚小怪。他又說：「古人在喜歡之時，當『雀躍三百』哩！我今狂喊一聲，就不行嗎！」計劃書印成了，也呈報了，袁館長這幾天忙的一件事，可算完成了。忽聽見江蘇省

立民衆教育院，舉辦暑期學校，袁館長求知心切，當即向縣教育局報名。預備前往聽講。因爲這暑校所召學員，多是民衆教育院和勞農院的各屆同學，聽講去的話，既可靜聽名師的教言；又可以暢敘同學的契闊。那知袁館長，回到館內，同各人一說，突然發生一個難問題了，就是這民教館內已經有蔣希益李夢村兩君，報過名了，並且一定要去。袁館長再要去時，館內的一切工作，怎樣繼續呢？就是說暑假期中，各部工作。可以結束一下，而一切結束的手續，也很麻煩啊！因此，袁館長勢難分身，只好把這次求知的機會，白白犧牲罷。

民教館舉辦的一只民衆學校，搬回應接室來上課，在上回已經說過。現在正想辦理結束，每夜到校的人數，也增多了。在一個小小應接室上課，覺得炎熱非常！所以每逢下課時，都一齊坐在運動場上乘涼。乘涼時候的談話，當然是可以聽學生們的自由了。忽有一個學生說：「我們看壁報（民教館出版的）上，明明說張發奎死了，孫良誠死了，又是什麼晉軍傳作義也死了，今天再看壁報，這些人又都活了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當真人還可以死而復生嗎？」民教館的先生們解說道：「我們是根據政府裏的報紙，和上梅的申新報上而轉載下來的，或許這些人；都有過受傷或死亡的傳說罷。」這

個學生說：「先生們不是說政府是代表人民的，人民是政府的主人這些話嗎？那末，這政府裡面所辦的報，怎好欺騙人民呢？」民教館的先生們，又把這事很詳細底，解釋一番。並且說政府當討逆時不得不這樣宣傳，從前歐洲大戰，各國的報紙，天天都載着勝利的戰報。民衆們當報紙到手時，看到勝利的消息，無不引吭高呼，表示愉快。現在中國的民衆，還沒有關心到討逆的事。所以看到勝利，既不歡呼；看到前後說話，有點不對。還要懷疑，這是很不應當的！運動場上的先生學生們，正在討論得很起勁，有一個學生站起就跑，不知爲的何事？要知根由，下回再說。

## 第十八回

### 算算看一筆大帳目 團團坐幾句畢業詞

話說那先生學生們，坐在運動場上，正在討論得起勁。忽有一個學生站起就跑，這是爲啥事呢？原來這學生家裡有事，所以不辭而別了。話頭被他打斷，討論也無形收場。

民教館到無錫暑期學校聽講的，有李夢村蔣希益兩位。這位李君在館內担任着會計

方面的事務，現在要離開館內，有一個多月的日子；又在這暑假期間，各事都要結束一下。因此臨走的時候，不得不把這一學期內的帳目，總算一個結束，預備移交出來。好在這民衆教育館，老早組織了經濟稽核委員會。幾位稽核委員，平時都很熱心，一月過後，就把所有賬目，詳細稽核一過。所以這次李君把各項賬目；捧出來看看一大堆，倒覺叫人有些害怕，而裏面眉目清楚，一點沒有糊塗之處，袁館長把這一筆大帳目，接收下來，略一核算，已能明白一切。那一項還餘款若干，還可辦理一些什麼事體；那一項已經支付完結，票據亦多齊整備備，阿呀！中國人唯一的壞皮氣，就是歡喜弄糊塗帳，這位李先生如斯的清清楚楚，如果是在英美各國的公司裡做事，白色人種一定要說他是「日本人」了！

民衆館舉辦一只民衆學校，已經結束清楚，定於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發給文憑，到了這天晚上，凡是畢業的學生，一齊到了，因為天氣很熱，也沒有舉行什麼隆重的畢業式，也沒有敦請什麼要人到會訓詞，學生到齊之後，就在這民衆運動場上，圍團坐定，袁館長用平常談話的態度，報告了結束情形；並將畢業證書，按次分發，又揀成績優良的，送了些筆墨等類的獎品，分發完竣，袁館長說：「你們化了四個月的工夫

，辛辛苦苦的直到現在，證書到手，可算是畢業了，還希望你們再努力下去，不但不要把你所學的東西忘掉，還要逐漸的多求識字，因為學問是沒有止境的一件事。不過你們一方面求智識，一方面還去做工作，種出的還要種田，做手藝的還要做手藝，如果有了智識，就不肯吃苦做事，那是最不好的。」袁館長說時，大家都靜靜的聽，等到話說完，這些學生們才站起身來，告辭而出，

民衆學校的學生，一個個拿着文憑，走出民教館，這民衆運動場上，靜靜地沒有聲息了，忽聽得一陣鑼鼓之聲，敲得應天價響。噢！這是什麼事呀？要知端底，再等下回。

## 第十九回

各項經費奉令結束  
出借圖書發函催還

話說那震耳鑼鼓之聲，究竟是從何而來呢？原來是大義橋商團俱樂部，趁這納涼時候，大敲鑼鼓，表示快樂，因為他敲得太急，太無節調，類似不祥事端的發生，所以特別叫人注意！

民教館內，工作人員的數目，雖已減少；而應辦的日常要務，並未停頓。今年天氣

炎熱，據說是四十年來所沒有，熱得確是利害！天氣既熱，事務又多，這民教館內少數人員，自當在頻頻揮汗之中，處理一切了。

教育局忽來了一道訓令，拆開一看，是說學期終了，快把這六個月的各項經費，統統結束，按月填列決算表，於七月三十一日、呈報備核，這一類話。經費既要結束，事業方面，當然也不能不結束一下。袁館長遂把各項事業，詳細的考量，那一件可以馬上停止的，就馬上去停止；那一莊不能停止的，只能等到月終再結束，又把六個月的每月決算，通盤計算一下，預備列表呈報；在這炎熱如火的時候，既要維持日常工作；又要辦理經費決算，真要忙得人「頭昏腦暈」哩！

圖書部各項，也要預備結束了，所以自七月二十日起，閱書部分，照常開放，把開放時間，另行規定、至於出借部分呢，把「民衆借書登記簿」檢閱一下，借書的人數，在一百左右，借出圖書的冊數，有八百餘冊之多，如不即行停止出借，將來要想臨時結束，必至「勢所不能」！籌思再三，只好從七月二十日，停止出借了。

這停止借書的消息，一經傳出以後，一般已經借書在手的人，忽地觀望起來，過了應該還書日期，他們還是「大安身不動」的不把書籍送來，在他們的意思，以為把這書

還出，那裏有書再看呢；爲滿足個人看書的慾望，遂甘願把「借還圖書辦法」破壞了；他們也知道這種行爲是不對的，但是他借的書，依然是一天一天的往下挨，不肯痛痛快快還來，表示悔改。

這種「知規犯規」的行爲，說來雖是一件小事。但這類「習慣成性」的份子，將來如果做了民衆的代表，國家的領袖，他借着民衆給他的大權，胡行胡爲起來；民衆再向他討回民權時，他必定要面孔一板，學着曹操「大丈夫錯了。就往錯裏做」的主張，雖弄得全國紛亂，生民塗炭，以及國要亡種要滅，也不肯表示悔改了；民教館對於這類人，是應當加以訓斥的。因此，就發出許多函件，不客氣的追回借書，究竟這書籍能否悉數追回呢？等下回來報告罷。

### 第二十回 週報停刊期逢雙十 馥森攔筆記成一得

話說那民教館圖書部出借的書籍，在發函催還以後，已陸續的有人交還了，只要催得緊急些，總可以全數收回罷。

民教館的各項事業，都要結束，那一張民衆週報，當然不能例外。也只好暫行休刊

，等到十九年度預算核准後，再行繼續出版了。這週報自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五日，發期創刊號，直到現今，並未延期一次，內容如何？凡是看到該報的人，肚裡總該有數，輪到這最後的一張，剛剛第二十期，恰合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慶日「雙十」字樣。就在因「雙十」兩字看來，好像包含有許多可慶可祝的意思在內，這週報的將來，不但有按期出版的先兆；還有特別發展的希望哩！

這張週報，能整整的出到二十期，在主編這報紙的人說：「已可算萬分的慶幸了！」，因為現在這社會上，什麼事都是一團糟！什麼事都是朝令而暮改的！政界的換官，比古時的「更僕」，還要來得快些！命令的更易，比窗紙的撕揭，還要來得繁些！朝為座上客，暮作階下囚，今日才擁護，明日又打倒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弄得人莫名其妙！這小小的週報，能安安靜靜的出到二十期，真是幸事了！

出到二十期而停刊的週報，主編人姓吳，名叫馥森，這馥森爲了這民衆週報，開筆寫了一篇一得記，每逢週報出一期，這一得記就刊登一回。現在這週報停刊了，寫一得記的馥森，也只好擱下這禿筆了。

記得從小讀書的時候，先生們常說：「孔子作春秋，因獲麟而絕筆」的故事。其實，

作春秋是一件事，死麒麟又是一件事，遇見死麒麟而就不作春秋，究有什麼意思呢？孔子的門徒說，因為遇到死麒麟，自嘆聖道不行，故絕筆。這種說法，尤其是玄之又玄，

作者，今天不作一得記了，並不是看見死麒麟，當然不敢高攀孔聖人。不過最巧的，是我這一得記擱筆時，正是中央軍與晉軍，激戰於山東曲阜，據說把孔廟的聖蹟，都轟燬了，那末，我之擱筆，也可說是遇到了「孔廟被燬！」

閒話少說，作者要與閱者讀者告別了！再不來寫這無聊的文字，來消耗諸位的寶貴時光了！作者，是一個天涯冷落人，從此擱筆，再做什麼？從此告別，將往何處？都在渺渺茫茫之中。不過，人是天邊鳥，何處不相逢，青山不改，後會有期罷！

最後，我對「何典」的作者，商議一下，把他那最後一首詩借來，以作這篇工作報告的一得記底尾聲：

詩曰：文章自古無憑據，花樣翻新做出來，

拾到籃中便是菜，得開懷處且開懷！

# 版 權 所 有

民 國 十 九 年 七 月 初 版

一 得 記 每冊定價五分

著 作 者 吳 馥 森

發 行 者 常熟縣立第二民衆教育館

印 刷 者 常熟萃英印刷所

常熟縣立第一民衆教育館

常熟縣教育局

常熟縣各大書局

江蘇省各縣教育局

代 售 處

72

64324